

法轮大法重塑了我的心灵

我九八年开始学法轮功。我在没学法轮功之前我是一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人，当学了这个法之后，这些不良习惯都被我彻底改变。

我原来是一个个体户，那个时候，电脑还没有普及，我就开了一个打字复印的门市。因我与市里政府部门的人很熟。他们经常到我这里来复印、打印一些材料。我一般每年给他们四五千元的回扣。学了法轮功之后，我再也不给他们送回扣了。而且有一次他们用公款打印私人的东西的时候，被我劝阻了。他不但没生气，反而对我很是敬

重。觉得学大法的人可敬，不像现在在社会上的那些人那么市侩。

还有一次，一位司机喝点酒之后，到我那里复印东西的时候，把一大堆证件落我那里了。我发现之后，当即把门市打烊。然后乘车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给他送了回去（因为是山路，除了坐车还得步行十几里地）。他不在家，他家里此时只有一位瘫痪在床的老母亲。当他老母亲得知我来给他儿子送证件的时候，眼泪都激动的流了出来。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说，其实这些证件倒不值多少钱，最麻烦的是办的过程。你给送回来真的是帮我们

很大的忙。我说这些都是因为我学了法轮大法之后，才会这样做的。

后来那位司机多次到我那里给我钱物表示感谢，都被我婉言谢绝。我总是说：“要感谢就感谢大法吧！”

年迈的岳父岳母，看到我学法轮功有如此的变化，也开始学大法了……。

我用我的亲身经历来告诉大家，法轮大法真的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葫芦岛大法弟子）



沈阳监狱城第一监狱的暴力“转化”

沈阳监狱城第一监狱于今年三月初，针对被非法关押的数十名法轮功学员暴力摧残，强制“转化”。监狱长王斌、监狱政委刘国山、管教监狱长丘国斌亲自指挥，积极部署。而王、刘更是在多次施暴场合催逼监区狱警要从重、从快摧残法轮功学员。

各监区轮番施暴

迫害首先是从各个监区中展开，因为每个监区都有一至两个法轮功学员。监区狱警为此专门腾出一个办公室作为施暴地点，黑布遮挡门窗，自制了捆绑手脚的铁椅



酷刑演示：暴打

子，配备了连续播放诬蔑法轮大法的言论的光盘。在人员配置上，监区狱警直接参与轮番施暴，法轮功学员被固定在铁椅子上几天几夜不给吃饭，不给喝水，不让睡觉，让听、看的是邪恶的“转化”言论和黄色录像之类，不许闭上眼睛，不许头沉下去，会有监区特派的两名犯人把你弄醒。不让大小便，屎尿就撒在裤裆里，身上洒上水，数根几万伏的电棍滋滋作响，昏过去就用凉水从头顶浇下继续迫害，还用两三个“小太阳”电暖器全身烘烤，法轮功学员常常被迫害的头昏脑胀遍体鳞伤。

监狱长王斌、监狱政委刘国山更是三番五次的过来质问，怎么还没有“转化”？有的监区狱警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同时，也抱怨如果没有被“转化”的，我就得回家（失业），所以变得更加残暴卖力。监区的监狱长、教导员、管教大队长是否留任都和监区的法轮功学员是否被“转化”直接挂钩。

严管大队灭绝人性

如果监区数日内阴谋还没有得

逞，这个监区的法轮功学员就会被绑架到监狱新成立的严管大队，实施又一轮灭绝人性的迫害。

这个严管大队在第一监狱的东南角，二层土黄色小楼，南面是猪圈，即便离其很远，很多犯人也听到这里传出的惨叫声，这里实施迫害的犯人多达三十余人，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各个小屋里，教育处长丁哲表现的极为卖力，直接用电棍电法轮功学员，还有的给学员灌胡椒粉，高压电棍、拳打脚踢，被迫害尤为严重的是兴城法轮功学员郭春占（五十多岁），全身被电的遍体鳞伤，右手腕处有三个地方已经被电成三个窟窿，后背被灌满开水的热水袋烫得都是大泡。

锦州的四名法轮功学员在此遭迫害数次昏倒，有的一天之内被拉到监狱医院几次草草抢救后继续迫害。

有的恶警在给法轮功学员施暴时无计可施，竟然无耻地给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把电话打过去，让有心脏病的老人直接听到亲人遭受电棍的声音，当法轮功学员斥责这是兽行时，其恶警竟然说，他们死不死我不管，死了也不管我的事。

迫害法轮功学员 害人害己

2012年7月2日南票区三家子街道法轮功学员张景华在暖池塘镇达子沟村讲真相时被暖池塘镇才屯村张洪阳（小名张四）恶告，遭暖池塘派出所副所长孙万文（手机：13504226439）、干警王宝成、史超佳绑架，随后该派出所所长谢鹏（手机：13274287222）伙同三家子派出所警察到张景华家进行抢劫。现张景华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市看守所。

张洪阳从事个体卖肉、卖菜，经常下到附近村屯卖肉和青菜。

在这起事件中，张洪阳恶告警察参与非法绑架，因为他们的行为给张景华和她的家庭带来巨大的压力和痛苦，使张景华遭到非法拘禁、非法提审等精神上的折磨……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是害人害己。

举个例子，远的不说，就说绥中县有个靳新库（又称作“靳老三”），男，40多岁，此人游手好闲，曾是公安局的内线，专门以此为生，又自称是葫芦岛市疾病防控中心司机，2004年在恶告了法轮功学员后，靳新库突遭恶报出了车祸，腰、腿疼痛难忍，一动不能动。法轮功学员曾冒着风险当面向他劝善，告诉他不要再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否则会遭恶报、断送自己的未来。但他并无悔改，就在他死亡前一个月，他还拿着手铐、假警察证和几名法轮功学员的照片，到处打听法轮功学员的住处和近况。2005年7月24日前后，靳新库三癌并发而死，死时非常痛苦。知情者都说这是他迫害好人的报应。

法轮功也叫法轮修炼大法，说白了就是修佛的，要求修炼法轮功的人必须要有一颗菩萨的心肠，无论做什

么事情首先都要考虑别人，把方便让给别人，无条件的对别人好。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也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世人能够明白真相，有一个好的未来和归宿！

中共宣扬无神论，告诉中国人不存在神佛，不存在善恶报应，所以中国人才什么都敢干，而且理直气壮不会愧疚。我们都不愿看到恶报者的悲惨，善恶有报是天理，只是来早与来迟。奉劝所有参与迫害的人不要因为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就丧失了自己的良心与道德，毁了自己的未来。

■2002年6月贵州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2亿7千万年前的藏字石，巨石断面上天然形成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



“共产党养活了我”是错误的思想 文/一支笔

【明慧网】认为是“共产党养活了自己”的这种人，大概有这么几种：中共的获利者（贪官、五毛等）、退休工资较高者、觉得现在政策好的人。不论是哪种人，其实都是受了中共的诱骗，最终受害的是自己。

也许是家庭的原因吧，我被中共诱骗的几率比别人低了很多，下面我就说一说我的故事：

上学时，课本上说地主是坏人，因此我就恨上了地主。当妈妈不情愿地在我的学生登记表成份一栏中填上“地主”时，我都懵了：妈妈，你怎么能是地主呢？你为什么是地主啊？地主是坏人哪！

为了消除我的误解，妈妈大胆地告诉了我真实情况：地主也是普通的人，和农民一样劳动，只是拥有的财富比别人多一点。后来共产党来了，他们半夜偷偷从姥爷家后窗户跳到院里偷东西。再后来，共产党抢了姥爷家的土地和财产，姥姥被吓死了。为了远离人们的白眼，妈妈努力地读书，考学离开了那块生长的土地，但她的

身体也垮了（我把这些藏在了心里，如果谁要知道我有这种思想，我就是小反革命）。

长大后我才知道，为了给妈妈治病，我家欠了很多外债。为了能帮家，学习成绩很好的我没能参加高考，过早地参加了工作，老师们都感到痛惜。

刚开始听人说“共产党养活了我”时，我搞不懂。在我的心目中，人小的时候是父母养活的；大了是自己劳动赚钱养活的（靠遗产生活的人不多）；老了靠儿女养活。即使有退休金，那也是自己工作多年创下的财富中的一点而已，大头已经被中共拿去了，为什么说是共产党养活自己呢？为什么要感激共产党呢？

我曾遇到过一位退休的军官，他说很感激共产党，因为退休金有七千多块。我问：“如果您不去打仗，没工作这么多年，现在共产党会给您钱吗？”他说：“不会。”我说：“在国外，您这样级别的人，退休金比您多四倍呢，那里没有共产党。”军官愕然了。

几年前我去农村的老姨家，看到

院里有两个大棚。我问姨夫：您说这扣大棚，以前的人就不会吗？不然怎么会穷成那样？姨夫说：“怎么会，可是谁敢扣？割‘资本主义尾巴’能割死你。”我说：“您不是说共产党好吗？”姨夫笑了：“我是故意气你的，它好什么好？跟我一般大的三个人，就是跟共产党整别人、瞎蹦跶，不到四十岁就都死了。现在政策好了，共产党不管喽。”我说：您最后一句话，有半句是错的。看着姨夫询问的眼神我说：“是，共产党再管它就玩完儿了。它放手了，老百姓的日子就好了。”姨夫连连点头。

现在说“共产党养活了我”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中共的骗术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识破。老百姓为什么恨贪官？因为贪官贪的不是中共的钱，而是百姓的血汗钱。也就是说，中共根本就没有一分钱。

中共是靠喝人民的血而存活。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当上天对中共清算时，那些对中共心存感恩的人是最危险的，因为中共用“共产党养活了我”的这道符，把人推上了中共的断头台。